

名家改编古典名著青少版

◇原著·施耐庵
◇改编·胡怀琛

插图版

四

水浒传



IPG 海豚出版社
中国出版集团

名家改编古典名著青少版

水浒传



原著·施耐庵

改编·胡怀琛



海豚出版社
DOLPHIN BOOKS
中国国际出版集团



目 录

- 第五十四回 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.....787
- 第五十五回 徐宁教使钩镰枪 宋江大破连环马.....802
- 第五十六回 三山聚义打青州 众虎同心归水泊.....818
- 第五十七回 吴用赚金铃吊挂 宋江闹西岳华山.....833
- 第五十八回 公孙胜芒砀山布阵 晁天王曾头市中箭.....846
- 第五十九回 吴用智赚玉麒麟 张顺夜闹金沙渡.....861
- 第六十回 放冷箭燕青救主 劫法场石秀跳楼.....879
- 第六十一回 宋江兵打大名城 关胜议取梁山泊.....900
- 第六十二回 呼延灼月夜赚关胜 宋公明雪天擒索超.....913
- 第六十三回 梁山泊中宋江患病 浔阳江上张顺报仇.....927
- 第六十四回 时迁火烧翠云楼 吴用智取大名府.....939
- 第六十五回 宋江赏马步三军 关胜降水火二将.....952
- 第六十六回 宋公明夜打曾头市 卢俊义活捉史文恭.....968
- 第六十七回 东平府误陷九纹龙 宋公明义释双枪将.....984
- 第六十八回 没羽箭飞石打英雄 宋公明布令盟义士.....996

第五十四回

吴用使时迁偷甲 汤隆赚徐宁上山

说话当时汤隆对众头领说道：“小可是祖代打造军器为生。先父因此艺上遭际老种经略相公，得做延安知寨。先朝曾用这‘连环甲马’取胜。欲破阵时，须用‘钩镰枪’可破。汤隆祖传已有画样在此，若要打造，便可下手。汤隆虽是会打，却不会使。若要会使的人，只除非是我那个姑舅哥哥。会使这钩镰枪法，只有他一个教头。他家祖传习学，不教外人。或是马上，或是步行，都有法则，端的使动神出鬼没！”说言未了，林冲问道：“莫不是见做金枪班教师徐宁？”汤隆应道：“正是此人。”林冲道：“你不说起，我也忘了。这徐宁的‘金枪法’、‘钩镰枪法’，端的是天下独步。在京师时多与我相会，较量武艺，彼此相敬、相爱。只是如何能够得他上山来？”汤隆道：“徐宁祖传一件宝贝，世上无对，乃是镇家之宝。汤隆彼时曾随先父知寨往东京视探姑母时，多曾见来，是一副雁翎砌就圈金甲。这副甲，披在身上，又轻又稳，刀剑箭矢急不能透。人都唤做‘赛唐猊’。多有贵公子要求一见，造次不肯与人看。这副甲是他的性命，用一个皮匣子盛

着，直挂在卧房中梁上。若是先对付得他这副甲来时，不由他不到这里。”吴用道：“若是如此，何难之有？放着有高手弟兄在此。今次却用着鼓上蚤时迁去走一遭。”时迁随即应道：“只怕无此一物在彼。若端的有时，好歹定要取了来。”汤隆道：“你若盗得甲来，我便包办赚他上山。”宋江问道：“你如何去赚他上山？”汤隆去宋江耳边低低说了数句。宋江笑道：“此计大妙！”吴学究道：“再用得三个人，同上京走一遭。一个到东京收买烟火药料，并炮内用的药材，两个去取凌统领家老小。”彭玕见了，便起身禀道：“若得一人到颍州取得小弟家眷上山，实拜成全之德。”宋江便道：“团练放心。便请二位修书，小可自教人去。”便唤杨林可将金银书信，带领伴当，前往颍州取彭玕将军老小，薛永扮作使枪棒卖药的往东京取凌统领老小，李云扮作客商同往东京收买烟火药料等物，乐和随汤隆同行，又挈薛永往来作伴，一面先送时迁下山去了。次后且叫汤隆打起一把钩镰枪做样，却教雷横提调监督。汤隆打起钩镰枪样子，教山寨里打造军器的，照着样子打造，自有雷横提督。

大寨做个送路延席。当下杨林、薛永、李云、乐和、汤隆辞别下山去了。次日，又送戴宗下山往来探听事情。

* * * * *

且说时迁离了梁山泊，身边藏了暗器，诸般行头，在路迢迢来到东京，投个客店安下了。次日，趲进城来，寻问金枪班教师徐宁家。有人指点道：“入得班门里，靠东第五家黑角子门便是。”时迁转入班门里，先看了前门，次后趲来相了后门。见是一带高墙，墙里望见两间小巧楼屋，侧首却是一根钺柱。时迁看了一回，又去街坊问道：“徐教师在家里么？”人应道：“直到晚方归家，五更便去内里随班。”时迁叫了“相扰”，且回客店里来，取了行头，藏在身边，分付店小二，道：“我今夜多敢是不归，照管房中则个。”小二道：“但放心自去。这里禁城地面，并无小人。”

时迁再入到城里买了些晚饭吃了，却趲到金枪班徐宁家左右看时，没一个好安身处。看看天色黑了，时迁拽入班门里面。是夜。寒冬天色，却无月光。时迁看见土地庙后一株大柏树，便把两只腿夹定，一节节爬将树头顶上去，骑马儿坐在枝柯上，悄悄望时，只见徐宁归来，望家里去了。只见班里两个人提着灯笼出来关门，把一把锁锁了，各自归家去了。听得谯楼禁鼓，却转初更。班里静悄悄的。时迁从树上溜将下来，趲到徐宁后门边，从墙上下来，不费半点气力，爬将过去。看里面时，却是个小小院子。时迁伏在厨房外张时，见厨房下灯明，两个丫鬟兀自收拾未了。

时迁却从钺柱上盘到搏风板边，伏做一块儿。张

那楼上时，见那金枪手徐宁和娘子对坐炉边向火，怀里抱着一个六七岁孩儿。

时迁看那卧房里时，见梁上果然有个大皮匣拴在上面。房门口挂着一副弓、箭，一口腰刀。衣架上挂着各色衣服。徐宁口里叫道：“梅香！你来与我折了衣服。”下面一个丫鬟上来，就侧首春台上，先折了一领紫绣圆领，又折一领官绿衬里袄子并下面五色花绣踢串，一个护项彩色锦帕，一条红绿结子并手帕一包。另用一个小黄帕儿，包着一条双獭尾荔枝金带。共放在包袱内，把来安在烘笼上。

时迁多看在眼里。约至二更以后，徐宁收拾上床。娘子问道：“明日随直也不？”徐宁道：“明日正是天子驾幸龙符宫，须用早起五更去伺候。”娘子听了，便分付梅香道：“官人明日要起五更出去随班。你们四更起来烧汤，安排点心。”时迁自忖道：“眼见得梁上那个皮匣子便是盛甲在里面。我若赶半夜下手便好。倘若闹将起来，明日出不得城，却不误了大事？且挨到五更里下手不迟。”听得徐宁夫妻两口儿上床睡了，两个丫鬟在房门外打铺。房里桌上却点着碗灯。那五个人都睡着了。两个梅香一日伏侍到晚，精神困倦，鼾鼾打呼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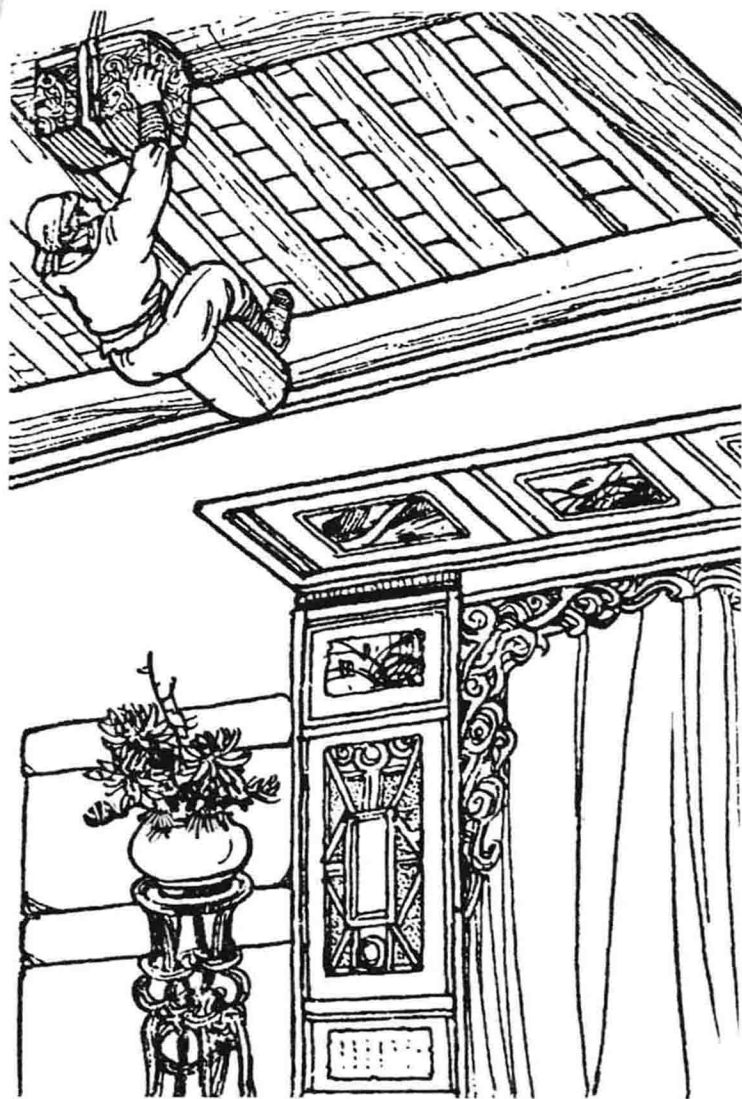
时迁溜下来，去身边取个芦管儿，就窗棂眼里，只一吹，把那碗灯早吹灭了。看看伏到四更左侧，徐宁起来，便唤丫鬟起来烧汤。那两个使女从睡梦里起

来，看房里没了灯，叫道：“阿呀！今夜却没了灯！”徐宁道：“你不去后面讨灯等几时！”那个梅香开楼门下胡梯响。时迁听得，却从柱上只一溜，来到后门边黑影里伏了。听得丫鬟正开后门出来，便去开墙门，时迁却潜入厨房里，贴身在厨桌下。梅香讨了灯火入来，又去关门，却来灶前烧火。这使女便也起来生炭火上楼去。多时，汤滚，捧面汤上去。徐宁洗漱了：叫烫些热酒上来，丫鬟安排肉食、炊饼上去。徐宁吃罢，叫把饭与外面当直的吃。

时迁听得徐宁下来叫伴当吃了饭，背着包袱，拿了金枪出门。两个梅香点着灯送徐宁出去。时迁却从厨桌下出来，便上楼去，从桶子边直蹇到梁上，却把身躯伏了。两个丫鬟又关闭了门户，吹灭了灯火，上楼来，脱了衣裳，倒头便睡。

时迁听得两个梅香睡着了，在梁上把那芦管儿指灯一吹，那灯又早灭了。时迁却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。正要下来，徐宁的娘子觉来，听得响，叫梅香，道：“梁上甚么响？”时迁做老鼠叫。丫鬟道：“娘子不听得是老鼠叫？因厮打，这般响。”时迁就便学老鼠厮打，溜将下来。悄悄地开了楼门，款款地背着皮匣，下得胡梯，从里面直开到外面。来到班门口，已自有那随班的人出门，四更便开了锁。

时迁得了皮匣，从人队里，趁闹出去了。一口气



从梁上轻轻解了皮匣

奔出城外，到客店门前。此时天色未晓，敲开店门，去房里取出行李，拴束做一担儿挑了，计算还了房钱，出离店肆，投东便走。

行到四十里外，方才去食店里打火做些饭吃。只见一个人也撞将入来。时迁看时，不是别人，却是神行太保戴宗。见时迁已得了物，两个暗暗说了几句话。戴宗道：“我先将甲投山寨去，你与汤隆慢慢地来。”时迁打开皮匣，取出那副雁翎锁子甲来，做一包袱包了。戴宗拴在身上，出了店门，自投梁山泊去了。

时迁却把空皮匣子拴在担子上，吃了饭食，还了打火钱，挑上担儿，出店门便走。到二十里路上，撞见汤隆，两个便入酒店里商量。汤隆道：“你只依我从这条路去。但过路上酒店上、饭店、客店，门上若有白粉圈儿，你便可就在那店里买酒买肉吃，客店之中，就便安歇。特地把这皮匣子放在他眼睛头，离此间一程外等我。”时迁依计去了。汤隆慢慢地吃了一回酒，却投东京城里来。

* * * * *

且说徐宁家里，天明，两个丫鬟起来，只见楼门也开了，下面中门、大门都不开。慌忙家里看时，一应物件都有。两个丫鬟上楼来对娘子说道：“不知怎的，门户都开了！却不曾失了物件。”娘子便道：“五更里，听得梁上响，你说是老鼠厮打。你且看那皮匣子没甚

事么？”两个丫鬟看了，只叫得苦：“皮匣子不知那里去了！”那娘子听了，慌忙起来，道：“快央人去龙符宫里报与官人知道，教他早来跟寻！”

丫鬟急急寻人去龙符宫报徐宁。连央了三四替人，都回来说道：“金枪班直随驾内苑去了。外面都是亲军护御守把，谁人能够入去！直须等他自归。”徐宁娘子并两个丫鬟如“热鑿子上蚂蚁”，走投无路，不茶不饭，慌做一团。徐宁直到黄昏时候，方才卸了衣袍服色，着当直的背了，将着金枪，慢慢家来。到得班门口，邻舍说道：“娘子在家失盗！等候得观察不见回来。”徐宁吃了一惊，慌忙走到家里两个丫鬟迎门道：“官人五更出去，却被贼人闪将入来，单单只把梁上那个皮匣子盗将去了！”徐宁听罢，只叫那连声的苦，从丹田底下直滚出口角来。娘子道：“这贼正不知几时闪在屋里！”徐宁道：“别的都不打紧，这副雁翎甲乃是祖宗留传四代之宝，不曾有失！花儿王太尉曾还我三万贯钱，我不曾舍得卖与他。恐怕久后军前阵后要用，生怕有些差池，因此拴在梁上。多少人要看我的，我只推没了。今次声张起来，枉惹他人耻笑！今却失去，如之奈何！”

徐宁一夜睡不着，思量道：“不知是甚么人盗了去？也是曾知我这副甲的人！”娘子想道：“敢是夜来灭了灯时，那贼已躲在家里了？必然是有人爱你的，将

钱问你买不得，因此使这个高手贼来盗了去。你可央人慢慢缉访出来，别作商议，且不要‘打草惊蛇’。”徐宁听了。到天明起来，坐在家中纳闷。

早饭时分，只听得有人扣门。当直的出去问了名姓，入来报道：“有个延安府汤知寨儿子汤隆，特来拜望。”徐宁听罢，教请进客位里相见。汤隆见了徐宁，纳头拜下，说道：“哥哥一向安乐？”徐宁答道：“闻知舅舅归天去了，一者官身羁绊，二乃路途遥远，不能前来吊问。并不知兄弟信息。一向正在何处？今次自何而来？”汤隆道：“言之不尽！自从父亲亡故之后，时乖运蹇，一向流落江湖。今从山东径来京师探望兄长。”徐宁道：“兄弟少坐。”便叫安排酒食相待。

汤隆去包袱内取出两锭蒜条金，重二十两，送与徐宁，说道：“先父临终之日，留下这些东西，教寄与哥哥做遗念。为因无心腹之人，不曾捎来。今次兄弟特地到京师纳还哥哥。”徐宁道：“感承舅舅如此挂念。我又不曾有半分孝顺处，怎地报答！”汤隆道：“哥哥！休恁地说。先父在日之时，常是想念哥哥这一身武艺，只恨山遥水远，不能够相见一面。因此，留这些物与哥哥做遗念。”徐宁谢了汤隆，交收过了，且安排酒来管待。汤隆和徐宁饮酒中间，徐宁只是眉头不展，面带忧容。汤隆起身道：“哥哥！如何尊颜有些不喜？心中必有忧疑不决之事。”徐宁叹口气道：“兄弟不知，一

言难尽！夜来家间被盗！”汤隆道：“不知失去了多少物事？”徐宁道：“单单只盗去了先祖留下那副雁翎锁子甲，又唤作‘赛唐猊’。昨夜失了这件东西，以此心下不乐。”汤隆道：“哥哥那副甲，兄弟也曾见来，端的无比。先父常常称赞不尽。却是放在何处被盗了去？”徐宁道：“我把一个皮匣子盛着，拴缚在卧房中梁上。正不知贼人甚么时候入来盗了去。”汤隆问道：“却是甚等样皮匣子盛着？”徐宁道：“是个红色羊皮匣子盛着，里面又用香绵裹住。”汤隆失惊道：“红羊皮匣子！”问道，“不是上面有白线刺着绿云头如意，中间有狮子滚绣球的？”徐宁道：“兄弟！你那里见来？”汤隆道：“小弟夜来离城四十里，在一个村店里沽酒吃，见个鲜眼睛黑瘦汉子担儿上挑着。我见了，心中也自暗忖道：‘这个皮匣子却是盛甚么东西的？’临出店时，我问道：‘你这皮匣子作何用？’那汉子应道：‘原是盛甲的，如今胡乱放些衣服。’必是这个人了。我见那厮却似闪肭了腿的，一步步挑着了走。何不我们追赶他去？”徐宁道：“若是赶得着时，却不是天赐其便！”汤隆道：“既是如此，不要耽搁，便赶去吧。”

徐宁听了，急急换上麻鞋，带了腰刀，提条朴刀，便和汤隆两个出了东郭门，拽开脚步，迤迤赶来。前面见有白圈壁上酒店，壁上有白圈。汤隆道：“我们且吃碗酒了赶，就这里问一声。”汤隆入得门坐下，便问

道：“主人家！借问一声，曾有个鲜眼黑瘦汉子，挑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么？”店主人道：“昨夜是有这般一个人，挑着个红羊皮匣子过去了。一似腿上吃跌了的，一步一挪走。”汤隆道：“哥哥！你听却如何？”徐宁听了，做声不得。两个连忙还了酒钱，出门便去。前面又见一个客店，壁上有白圈。汤隆立住了脚，说道：“哥哥！兄弟走不动了，和哥哥且就这客店里歇了，明日早去赶。”徐宁道：“我却是官身，倘或点名不到，官司必然见责。如之奈何？”汤隆道：“这个不用兄长忧心，嫂嫂必自推个事故。”当晚又在客店里问时，店小二答道：“昨夜有一个鲜眼黑瘦汉子在我店里歇了一夜，直睡到今日小日中，方才去了。口里只问山东路程。”汤隆道：“恁地，可以赶了。”

当夜两个歇了。次日起个四更，离了客店，又迤迤赶来。汤隆但见壁上有白粉圈儿，便做买酒买食吃了问路，处处皆说得一般。徐宁心中急切要那副甲，只顾跟随着汤隆赶了去。看看天色又晚了，望见前面一所古庙，庙前树下，时迁放着担儿在那里坐地。汤隆看见，叫道：“好了！前面树下那个不是哥哥盛甲的红羊皮匣子？”徐宁见了，抢向前来，一把揪住了时迁，喝道：“你这厮好大胆！如何盗了我这副甲来！”时迁道：“住！住！不要叫！是我盗了你这副甲来，你如今却要怎的？”徐宁喝道：“畜生无礼！倒问我要怎的！”

时迁道：“你且看匣子里有甲也无！”

汤隆便把匣子打开看时，里面却是空的。徐宁道：“你这厮把我这副甲那里去了！”时迁道：“你听我说：小人姓张，排行第一，泰安州人氏。本州有个财主要结识老神经略相公，知道你家有这副雁翎锁子甲，不肯货卖，特地使我同一个李三两人来你家偷盗，许俺们一万贯。不想我在你家柱子上跌下来，闪伤了腿，因此走不动，先教李三拿了甲去，只留得空匣在此。你若要奈何我时，便到官司，就拼死我也不招！若还肯饶我时，我和你去讨来还你。”徐宁踌躇了半晌，决断不下。汤隆便道：“哥哥！不怕他飞了去！只和他去讨甲！若无甲时，须有本处官司告理！”徐宁道：“兄弟也说得是。”

三个厮赶着，又投客店里来歇了。徐宁、汤隆监住时迁一处宿歇。原来时迁故把些绢帛扎缚了腿，只作闪伤了的。徐宁见他又走不动，因此十分中只有五分防他。

三个又歇了一夜。次日早起来再行。时迁一路买酒、买肉陪告。又行了一日。次日，徐宁在路上心焦起来，不知毕竟有甲也无。正走之间，只见路旁边三四个头口，拽出一辆空车子，背后一个人驾车，旁边一个客人，看着汤隆，纳头便拜。汤隆问道：“兄弟因何到此？”那人答道：“郑州做了买卖，要回泰安州去。”

汤隆道：“最好！我三个要搭车子，也要到泰安州去走一遭。”那人道：“莫说三个上车，再多些也不计较。”汤隆大喜，叫与徐宁相见。徐宁问道：“此人是谁？”汤隆答道：“我去年在泰安州烧香，结识得这个兄弟，姓李，名荣，是个有义气的人。”徐宁道：“既然如此，这张一又走不动，都上车子坐地。”只叫车客驾车子行。

四个人坐在车子上，徐宁问道：“张一！你且说与我那个财主姓名。”时迁推托再三，说道：“他是有名的郭大官人。”徐宁却问李荣道：“你那泰安州曾有个郭大官人么？”李荣答道：“我那本州郭大官人是个上户财主，专好结识官宦来往，门下养着多少闲人。”徐宁听罢，心中想道：“既有主坐，必不碍事。”又见李荣一路上说些枪棒，唱几个曲儿，不觉又过了一日。

看看到梁山泊只有两程多路，只见李荣叫车客把葫芦去沽些酒来，买些肉来，就车子上吃三杯。李荣把出一个瓢来先倾一瓢来劝徐宁。徐宁一饮而尽。李荣再叫倾酒，车客假做手脱，把这一葫芦酒，都翻在地下。李荣喝叫车客再去沽些，只见徐宁口角流涎，扑地倒在车子上了。

李荣是谁？便是铁叫子乐和。三个从车上跳将下来，赶着车子，直送到旱地忽律朱贵酒店里。众人就把徐宁扛扶下船，都到金沙滩上岸。宋江已有人报知，和众头领下山接着。

徐宁此时麻药已醒，众人又用解药解了。徐宁开眼见了众人，吃了一惊，便问汤隆道：“兄弟！你如何赚我来到这里？”汤隆道：“哥哥听我说：小弟今次闻知宋公明招接四方豪杰，因此上在武冈镇拜黑旋风李逵做哥哥，投托大寨入伙。今被呼延灼用‘连环甲马’冲阵，无计可破，是小弟献此‘钩镰枪法’，只除是哥哥会使。由此定这条计：使时迁先来偷了你的甲，却教小弟赚哥哥上路，后使乐和假做李荣，过山时，下了蒙汗药，请哥哥上山来坐把交椅。”徐宁道：“却是兄弟送了我！”宋江执杯向前陪告道：“现今宋江暂居水泊，专待朝廷招安，尽忠歇力报国，非敢贪财好杀，行不仁、不义之事。万望观察怜此真情。”林冲也把盏陪话，道：“小弟亦到此间，兄长休要推却。”徐宁道：“汤隆兄弟！你却赚我到此，家中妻子必被官司擒捉，如之奈何！”宋江道：“这个不妨！观察放心！只在小可身上，早晚便取宝眷到此完聚。”晁盖、吴用、公孙胜都来与徐宁陪话。安排筵席作庆。一面选拣精壮小喽啰，学使钩镰枪法，一面使戴宗和汤隆星夜往东京搬取徐宁老小。

旬日之间，杨林自颍州取到彭玕老小；薛永自东京取到凌振老小；李云收买到五车烟火药料回寨。

更过数日，戴宗、汤隆取到徐宁老小上山。徐宁见了妻子到来，吃了一惊，问是如何便到得这里。妻